

在鼓楼，听津声

武 敬



住过多年的地方称为“老院”，这是天津的风土人情。恋旧的天津人喜欢经常回老院探望，哪怕见不到老邻居，也没有熟悉的人，固执得还是要经常回去，在生活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在回忆中安抚心中曾经的少年激扬，憧憬以后的生活，这是天津人未曾改变的生活习惯。

天津有着准确的建城日期——1404年12月23日，农历冬月廿一。明成祖朱棣赐名“天津”，随后筑城设卫，一座拥有高大城墙的矩形形状的城市诞生了，终于结束了“直沽寨”到“海津镇”的历史，也就有了日后大江南北耳熟能详的“天津卫”。

我在被俗称为“算盘城”的天津老城厢出生，并在那里生活了10年，上世纪70年代初期随父母搬离，但还是经常回去走访怀旧，也写过关于老城厢的文学作品。20年前老城厢整体拆迁，旧屋、窄街、老树随风而逝，原本以为“看得见的乡愁”会成为永久的遗憾，不曾想到，近几年岁末年初的“鼓楼津声”文化活动，让天津人的往昔回忆变得具体、变得实在，仿佛走在可以谛听、触摸、感怀的时光隧道中。

在鼓楼大钟零点敲响迎接新年到来之前，以鼓楼为中心的老城厢地区，还有着许多“接地气”的文娱活动。以鼓楼城墙作幕布，投射全息影像，展示天津前世今生以及城市风光，同时配有天津人日常生活中的津腔：有街坊邻居街头相遇时的招呼声，有街头小贩的叫卖声，还有京剧、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快板书、相声片段。走在鼓楼夜晚人头攒动的街道上，有来自鼓楼城墙上的“津声”，也有身边现实的“津声”，两个声音与天地之间同时传过来，没有阻隔地交融在一起，恍惚之中分不清是“过去”还是“现在”，那一刻的老城漫游令人无限感慨。

天津老城中心建有鼓楼，说是鼓楼，实为钟楼。据史书记载，鼓楼上有木板对联，是清代天津诗人梅小梅撰写的。对联为：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杆早晚钟声。对联说得明白，在鼓楼上登高瞭望，可以看见大直沽、西沽、贾家沽……水面上的点点白帆。能看七十二沽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但鼓楼上面那定时的钟声，却是真实伴随天津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生活背景。

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城墙被野蛮拆除，鼓楼侥幸存留，成为消防队观察火情的瞭望台。民国十年重建，楼顶大梁上改成绿瓦。重建后的鼓楼，4个城门改成镇东、定南、安西和拱北。天津

书法大家华世奎重新书写了梅小梅的对联。1952年因为打通道路的需要，鼓楼又被拆除。2001年鼓楼再次重建并对外开放，在新世纪成为天津重要文化景观。

我在老城厢居住时，经常在鼓楼一带与小伙伴玩耍，虽说那会儿鼓楼不在了，但“鼓楼”两个字依旧挂在大人小孩的唇边。“去哪儿玩？去鼓楼呀”；“你在哪儿了？远不远？不远，离鼓楼不远”……这样的对话，伴随在我儿时时代的记忆中，而通过“鼓楼”这个地理坐标所漫溢的人文情怀，至今还留存存在人们关于天津历史的讲述中。

连续多年的“鼓楼津声”，貌似一场为天津城市“庆生”的文娱活动，实际是在用文化方式提醒天津人不忘“天津精神”。通过文娱方式展现天津历史文化的底蕴和传统习俗；让“继承弘扬、创新发展”的理念从纸面上走出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思考；要在“津声”中张扬天津人的韧劲儿、面对困难的乐观还有永不服输的精气神。在天津人心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除了理论方式传播，还要用现实生活来标注，幽默、豁达、豪爽、务实的天津人，非常善于将理论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转化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行为。

天津人热爱生活不是停驻在话语中，而是充斥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记得小时候，胡同中的人们是要去看戏，一定要把过年的新衣穿上。那年爸妈带我去中国大戏院看戏，尽管家里生活困难，一张戏票钱可以过一天日子，那也要欢天喜地去看。我记得抹点洗衣做饭的母亲，出门看戏前要抹点瓶子上标有“一枝花”商标的发油，脸上还要搽上一点“雪花膏”。1976年唐山大地震，天津受到严重波及，许多人家住进临时棚。早点铺在大地震动之中依旧开张，人们照样心态平和地排队买豆浆、锅巴菜、豆腐脑，要是油条没有炸

成古铜色，有的人还要喊上一嗓子“您嘞，受累，炸老点儿”，乐观的生活态度至今没变。当下天津南楼地区的煎饼摊，每天晚上8点营业到晚上12点，因为货真价实、味道纯正，好多人驱车跨区买上一套，站在路边上，边吃边看夜空上的星星。“立冬”之日要吃饺子，大小饭馆门口排起长队，人们面容沉静、不急不躁，有序而入。“腊八”到了，家家户户贴上“腊八醋”，必吃一碗“腊八粥”。路边炸糕店刚出锅的炸糕，姑娘小伙儿路过，随手买上一个，表情自然地边走边吃，不管不顾迎面扑来的寒风。除夕之夜，家家户户贴吊钱、贴对联，家中有上年岁的老人不忘老例儿，刚结婚的年轻人也是在年货摊上对比哪个对联好看。

天津有着浓郁的“炊烟文化”，多么雅致的事情也不会脱离民间，始终深扎在飘着饭菜香味儿的街头巷尾。乾隆十六年创建（1751年）的“问津书院”赫赫有名，除了学习传统文化，还要学习时务和西学，曾是天津卫的文化地标。中国古代书院大多建在远离闹市的地方，建在山清水秀的隐秘地方。天津不做学问的“问津书院”建在老城厢鼓楼南地区，书院周边都是住户，百姓做饭时的炊烟与学子们的读书声结合在一起，互不干扰，相安无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天津人朴实无华的风格延续下来。不做作、不拿捏，不作高深状。如今依然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这一桌是一群壮汉，另一桌是时髦女子，他们和她们的装束、气质以及谈话内容完全不一样，但吃的都是需要用手去抓、拿嘴去啃的羊蝎子，自己吃得高兴，旁人也顺心。

天津有着深厚的“市民情怀”。我在天津一家调料公司深入生活，得知当下风靡全国的天津生产的“蒜蓉辣酱”，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生产，几十年来始终在不断调整、不断适应人们喜欢的口味儿，最终成为当下热销的调料。为了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天津人会坚持不懈。

我在美国的首位朋友

赵仁方（美国）

自从2018年以来，每年2月，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在美国认识的第一个朋友阿尔弗雷德·阿巴迪，他一生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他就是在2月11日因病鹤西去的。

1990年11月，我作为记者来到纽约，报道联合国和纽约的新闻。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次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的中国新年晚会上，一个来自中国的记者，一个喜欢中国的美国人，就这样“一见钟情”，艾德福（我为他选的中文名）就这样成了我在美国结交的第一个外国朋友。

艾德福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曾多次访问中国。在我们彼此熟悉后不久，时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的时候，他就向我介绍了这个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民间交流的草根组织。这个成立于1974年的全国性民间机构对应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其目标是发展和加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理解。艾德福后来还担任过这个机构理事和纽约分会会长。

除了该协会的活动外，艾德福常常邀请我去他家，并参加当地的一些活动，例如他所在的史坦顿岛意大利俱乐部举办的派对等。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帮助很大。通过与当地人的接触，我了解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

作为史坦顿岛居民，艾德福常常为该岛的寄兴园自豪，只要有他认识的中国人来访，他都会邀请参观这家全美第一座完整的仿古苏州园林。这一园林完全按照苏州园林设计，是纽约史坦顿岛植物园的一部分。寄兴园建材来自苏州，由40名来自苏州的中国艺术家和工匠组成的团队打造。艾德福本人还在英文的《美中评论》上发表文章，推荐寄兴园。

去年2月我撰写纪念艾德福的文章时，2022年冬季奥运会正在北京举行。这让我想起了艾德福为支持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所做的努力。记得在比赛开始前一个月，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我不能亲临现场，但我会精神

「一」的妙趣

谭 振 江

新年伊始，当然要说到“一”了。有则笑话：一天，有个穷困潦倒的人在草堆里拾到一个鸡蛋，大喜过望。他盘算着蛋生鸡，鸡又生蛋，积累起来可买母鸡；母鸡又生牛，如此一来他就发财了……撇开梦想奢望，这“一生多”之道还是可取的。

其实，一粒种子就可结更多的果实。犹如唐诗名句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凡啃过玉米的人就明白何为“秋收万颗子”。每根棒子上玉米粒少则也有三四百粒，那可都是一颗玉米粒繁衍生化出的果实。再看，一截树枝可扦插培育另一棵树；一棵树的种子可繁衍出一片树林……一可化为多，化为百千万。故佛经中有“一即一切”与“一切即一”之说。一包含着多，一在多中；多则是一的衍生，多在一内。古人云：千江有水千江月。有江水就有江月。英国诗人布莱克诗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一”的细微化、无限化、芥子须弥。所以，古代圣哲认为，世界始于一。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

南子》将其归结为：“一也者，万物之本也。”这个“本”也就是万物起始，道的化现。

正因世界同源共生，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其实是一根藤上的瓜果，是普遍联系的统一体。庄子认为：“筌与楹，厉与西施，恢恠傴怪，道通为一。”万物间虽有“筌与楹，厉与西施”强弱、美丑等分别与差异，但看似纷繁复杂的事物与现象都是相互贯通、杂而为一的。世界虽千变万化，但万事万物的规则是共通的。或可以说，世界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整体的信息，一片树叶包含了整棵树的生命信息，所以，一粒种子能传承一茬又一茬。

大道无形而相通。人类和昆虫类也不例外。一根羽毛包含某禽类整体的生命信息；一根头发就可做人DNA的检测；中医针灸身体某部分的穴位就可调理全身的疾。

这让笔者想起了唐代诗人柳宗元。贬谪到边远柳州，他思乡之情时常袭来，于是便吟出“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的佳句。他多想一人化为千万，站在山峰上眺望故乡山水。无独有偶，陆游有次听说周边山上梅花已开了，于是他化用柳宗元的诗句，想赏遍每棵花树：“何方化身千万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一人变多人，何以能办到？《西游记》提供了方案。每当悟空孤立无援之时，便拔根毫毛以一化十，变无数个来助战。

“一”的观念为我国传统整体思维观念立论也提供了必备的依据，它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天地万物一体的认知。在人们越来越求多、贪多的现代，聊聊“一”的话题，不失为一趣。

早就听说引黄灌区打渔张这个地方，一直没有机会前往。最近终于目睹它的芳容。

打渔张闸区的由来，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打渔张最初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本来不在滨州境内，而是在东营。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决定兴建大型引黄灌溉工程，从黄河上引水的第一个闸门最初的地址就选在了打渔张这个地方。苏联专家前来考察时，考虑到地理环境因素和引水的安全性，建议将建闸地点由打渔张改到上游的旺庄，我国有关方面予以采纳。这一工程虽然地点变了，依然沿用了“打渔张”的名字。

一天，笔者冒着绵绵细雨来到打渔张闸区采访。站在旺庄险工大坝上放眼观察，发现这个地点的选择的确很有一番道理。当年，开闸引黄的时候，人们担心万一搞不好，黄河水会顺着开口处恣意奔流，造成决口的风险，因此行事比较谨慎。打渔张闸口巧妙地借助旺庄险工的特殊地势和河势，朝着黄河水逆流的方向开了闸门。因为在这个地方，大坝向河道方向凸出了一块岬角，在主河道一旁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河湾，闸门设在河湾处，建在与河水流动相反的方向，便避开了黄河主干道流水对大坝和闸门的直接冲击，确保引水的平稳和安全。

一眼看到引黄闸门的时候，笔者感到惊奇，因为它不是一座闸，而是3座闸。第一座闸最靠里，也最低；第二座闸中等高，最靠外；第三座闸最高大，矗立在中间。它们齐刷刷地横卧在大河一侧。

3座闸，分别建于不同的年代。第一座，建于1956年；第二座，建于1981年；第三座，建于2017年。它们分别代表着3个不同的时代。由此，可以给予其另一种形式的命名，一个是“老年闸”，一个是“壮年闸”，一个是“少年闸”。

细雨之中继续前行，发现在这3个渠首闸的下面，还分布着大小不同的5个分闸，同行人员告诉我，它们分别叫：引黄济青闸、老干一闸、三合干闸、稻改干闸、十三条渠闸。如果说，前面的3个闸属于渠首主闸的话，那么另外5个闸便是呈放射状分布的卫星闸。

没想到，小小的打渔张，居然闹了林立。这大大小小八大闸门，形成了万里黄河上的一个独特风景。据说它已成为当地独具特色、八闸共舞的地理标志，还被列为“滨州八景”之一，在当地颇负盛名。

真感谢滨州博兴“黄河人”极为超前的黄河文物保护意识。他们在建成一座闸门之后，虽然前一座闸门已废弃不用，但依然将其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难得的黄河重点保护文物，也成为时代变迁的历史见证，让后人能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人民治黄历史的悲壮与沧桑，成就与辉煌。

“老年闸”矗立在最内闸，虽然新刷了涂料，但依然显得有些苍老。走到近前，“山东打渔张灌区引黄闸”10个舒体大字赫然醒目。原来，书法家舒同当时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亲自组织和领导了这一“全省最大工程”。工程完成之后，他兴致盎然，亲自捉刀题写了名字。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依然可见雄健刚劲的风骨。因为这种风骨，也因为舒同的名气，这里慢慢成为万里黄河上的一道亮丽名片。

别看“老年闸”如今老了，当年可是威风八面的。它是打渔张引黄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胶东调水的渠首闸，担负着引黄济青、附近工农业和城镇生活供水等任务。在黄河引水闸中，它具有首创地位，是山东省规模最大的引黄灌溉工程，是变昔日黄河有害之处为今日之有利的一次成功尝试。

这座首创“老年闸”，凝结着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1956年3月开工兴建，当年11月30日便竣工开闸放水，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惠民、胶州、昌潍、泰安4个专区的20余县抽调了25万人参加施工。

有言道，“引黄灌溉，黄金万顷。”“老年闸”虽老，但劳苦功高。自建成之日，便为沿黄、沿海的博兴、广饶、垦利等县的200万亩耕地灌溉增产提供了水利保障，而且成功改造了124万亩曾经让无数人头疼的盐碱地。

“壮年闸”建设于改革开放的年代。由于黄河河床逐年抬高，老闸设计标准相对降低，不能满足防洪需要，1981年3月又在老闸下游44米处建设了这个“新闸”，当年11月完工并投入使用。“新闸”为钢筋混凝土灌注桩基胸墙式水闸，与“老年闸”相比，孔少了，口大了，但引水流量都是一个标准。

“少年闸”英姿勃发，建成于新的时代。因“壮年闸”启闭机损坏，闸门淤堵严重，线路老化，2017年2月，在“老年闸”和“壮年闸”之间，建设了这座“新闸”，2018年10月竣工。“新闸”为平板胸墙式闸室，主要建筑物级别与黄河大坝同为I级，设计防洪标准按黄河大坝设防标准确定。

自1985年以来，打渔张灌区引黄闸不仅给滨州本地的水资源带来保证，还承担起向青岛引黄供水的任务，随着“引黄济青”第二期工程的实施，又将黄河水引入胶东的潍坊、烟台、威海等地，惠及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

一座灌区闸，承担着多重引水任务，这在全国极为罕见，体现的是“打渔张”人强大的担当精神和工作干劲。在博兴湖附近黄河过小清河“一号干渠”，笔者还有一个新的发现。原来这里是一个重要节点，引黄济青工程与南水北调工程在这里相交。黄河水和长江水在这里汇合后，一起奔流向东，去滋润原本缺水的半岛地区。

一个交汇点，昭示母亲河的伟大：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共同滋润和养育着山东半岛的人民。

打渔张险工处，还矗立着一个“黄河母亲”的雕像。汉白玉质地，洁白晶莹。造型是一位神态慈祥、微微含笑的母亲，怀抱着一个婴儿，展现的是母亲河对儿女的养育。

“富一方百姓，美一方环境。”从“老年”到“壮年”，再到“少年”，打渔张的3座“引黄闸”，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历史的光影深处，笔者看到了打渔张闸区的独特作用，以及蕴含其中的社会发展踪迹。



黄河岸边打渔张

李 恒 昌